

論
弱小
民族

論 弱 小 民 族

全
一
卷

北 社 印 行

1 9 4 0

目次

第一篇

卡爾

論印度

一——二

第二篇

列寧

論弱小民族自決

一六——一九

第三篇

斯大林

東方大學對於殖民地及附屬國家的任務

三〇——三七

第四篇

斯大林

論中國……………三八——六三

第五篇

第三國際綱領

論殖民地及半殖民地革命……………六四——八三

第六篇

附錄

現階段的中國革命……………八四——八九

論印度

卡爾在一八五二年到一八五九年之間，經常爲紐約每日論壇寫稿，其中有幾篇論到印度，並以印度問題爲基礎，對於帝國主義的發展和殖民地的轉變過程經濟的和政治的理論，做了馬克思主義的深入的分析。現在譯出來，正當第二次帝國主義混戰，也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已陷入泥淖而不能自拔的時候，殖民地半殖民地及一切弱小民族由此而解放的時候，其重要，不喻而知。「論英國統治印度」發表於一八五三年六月二十五日，「論英國統治印度的將來」發表於一八五三年八月八日——譯者

論英國統治印度

確實地，從維也納來的電報宣示了土耳其，沙丁尼亞，和瑞士問題的和平解決。

但昨夜關於印度問題的辯論卻很沉悶地在衆議院繼續舉行。白萊克脫先生 (Mr. Blackett)

以帶有樂觀主義的虛偽的色彩攻擊卻利胡特爵士 (Sir Charles Wood) 和霍格爵士 (Sir Hogg)。很多政府和內閣的辯護人則盡力譴責這種攻擊。終於胡姆先生 (Mr. Hume) 不得不召集各都大臣把議案取消，但辯論卻因此延擱了。

印度是亞洲的意大利，那裏的喜馬拉雅山正如意大利的阿爾卑斯山，孟加拉平原正如倫巴底平原，德干正如亞平寧，錫蘭島正如西西里島。二個國家都有同樣豐富的土產和同樣分歧的政治形勢。意大利經常地被侵略者的刺刀逼成爲各種不同的民族，同樣地，我們也可發現印度不是在回教徒，便是在蒙古人或英國人壓迫之下，而分裂爲許多獨立的和互相鬥爭的土洲連小鎮甚至村落也在內。然而從社會的觀點看來，印度便不是東方的意大利，而是東方的愛爾蘭。這個意大利和愛爾蘭的奇妙聯繫，一個逸樂世界和憂煩世界的聯繫早已爲自古以來的印度的宗教所預知了。印度的宗教是一個充溢着肉慾主義的宗教，而同時又是一個自求煩惱的制慾主義的宗教；一個林庚式的 (Lingam) 宗教，而同時又是一個甲軌納式的 (Juggernaut) 宗教；一個蒙克的 (Mouk) 宗教，同時又是一個白也地的 (Bayadere) 宗教。

我不同意印度有一個黃金時代，因此也決不像卻利胡特爵士一樣相信着庫利坎 (Kulik) 時代的權威。只要拿阿倫食白 (Aurung-Zeb) 時代爲例，再不然拿當蒙古人在北部葡萄

示人在南部的時代，或當回教徒侵入和希伯太卻（Hephareth）人進佔南部的時代，如果拿再古一點來說，那末婆羅門（Brahman）時神話似的年代，印度的苦難就開始了，那時還在基督紀元以前。

然而，誰也不能懷疑英國所加諸印度的苦難是較所有以前遭受的有其本質上的區別和程度上的厲害。我不必提及歐洲式的剝削制度移植在亞洲式的之上構成了一個更畸形的聯繫，沙爾察志（Chalchah）廟的任何神聖怪物就會使我們驚動的。這不是英國統治殖民地的特殊形態而且模仿荷蘭，因此爲了敘述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工作只要直截了當地重覆英國式的瓜哇總督斯丹福萊富爾士爵士（Sir Stamford Raffles）關於過去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話就够了：

「僅僅爲求利所鼓動，荷蘭公司視它的治民比過去西印度的懲殖者視他的家產的一具還要缺少注意和考慮，因爲後者是以金錢買來的，而前者則不會支出分文。因此，荷蘭公司運用所有現存的殘暴機構，利用政治家的實踐過的巧妙和商人的一切獨占的自私心，從人民剝削了極小的生產物和勞動的最後渣滓，而因此，也就增加了一個反覆無常的和半開化的政府的罪惡。」

所有內戰、佔領、叛亂、征服和飢饉雖然是經常的事件奇妙地複雜地、迅速地、和具有毀滅性地發生在印度，但並不深入僅限於英而英國却破壞了整個的印度社會體系而還沒有任何復興的徵象發現過。舊世界的喪失，沒有得到一個新世界，給與印度人一種特別的憂鬱加上它現有的苦難而同

時使英國統治下的印度從其古來的傳統和它的整個的過去歷史分離開來。

自來，亞洲一般的政府只有三部：財政部或對內之分贖機關；軍政部，或對外之分贖機會；最後是公共事業部。

天時和地理條件尤其是廣大的沙漠區從撒哈拉（Sahara）伸延到阿剌伯、波斯、印度和韃靼，一直到亞洲的最高地使東方農業基礎建築在人工灌溉和給水工程上。如在埃及和印度，洪水的泛濫是有利於使美索不達米亞、波斯和其他各地的土壤肥沃，而因此利用灌溉的運河是被提到最高位上。對於水的經濟上和普通用途上的迫切需要，在西方則促使私人事業聯成自動的結合如在法蘭地（Flanders）和意大利，但在東方，由於文化程度太低和土地太廣，不足以導向生活上的自動結合，而因此卻妨礙了政府的集權化。於是有一個經濟上的任務歸諸所有亞洲的政府，即從事於公共事業的任務。人工地使土壤肥沃需要一個中央政府，而土壤也會立刻荒蕪由於對灌溉和排水的疏忽。這可表示另一個我們所發現的奇怪事實：整個土地荒蕪了，但以前是很光輝地耕種着的，如巴爾密拉（Palmyra）、底比拉（Pelea）也（Yemen）的廢墟和埃及、波斯和印度的很多省份。這也表示着一個簡單的破壞戰爭會使一個國家滅絕居民物好幾百年，使它文化消滅。

現在，東印度的英國人從其先驅者接受了財政部和軍政部，但完全忽略了公共事業部。於是農

業的退化便不能繼事於英國的原則——自由競爭和放任政策。但在亞洲的好多帝國中，我們常見到農業敗壞在一個政府之下而復興在另一個政府之下。收穫是依靠着政府的好或壞，正如在歐洲是依靠着季候的好或壞。因此，英着侵略者的壓制和忽略農業並不能視為印度社會的決定破壞力，假如沒有一個十分不同而重要的狀況——一個整個亞洲世界的新紀元。雖然政治形勢是在改變着印度的過去，但在十九世紀最初十年以前，社會條件卻自古以來始終沒有改變。手織機和紡績車有規律地產生了大量的紡織工人。這是那時社會結構的要點。很久以前，歐洲就接受印度的可織的紡織品，而把貴金屬回報它，供給了印度社會必有的金匠。整個印度社會是狂喜着製飾品，雖是最下等階層，差不多裸着，也還普遍地有一副金耳環和掛在項上的金飾品。手指上和足上的金戒也是普遍的。女人和小孩常常佩着很多金或是銀手鐲和踝飾，同時金或銀的神像在房屋內也常可見到。英國侵略者破壞了印度的手織機和紡績車。英國開始以把印度棉花從歐洲市場上驅逐出去，繼之以把紗線輸入印度，最後則以棉花充滿着這棉花的祖國。從一八一八年到一八三六年，英國紗線的出口在比例上從一昇到五二〇〇。在一八二四年，英國輸入印度的紗線僅僅一〇〇〇〇〇〇碼，但在一八三七年便超過六四〇〇〇〇〇碼了。在同一時間，德干的人口從一五〇〇〇〇〇人減到二〇〇〇〇〇人。印度以紡織著名的城鎮的衰落還不是最不好的結果。英國的蒸汽機和科學在整個印

度上，摧毀了農業和手工業之間的聯繫。

這裏有二個狀況：一方面像所有東方人一樣，印度人讓中央政府去注意公共事業，這是農業和商業的基本條件；另一方面，印度人分散到各處去，以農業和手工業的家庭聯繫在許多小的中心。這二個狀況，很久以來，便構成一種特殊形態的社會制度——村落制度（Village System）。這使每個這樣的小的中心聯合有獨立的組織和各別的生活。這個制度的特殊形態可以從下面在英國議院關於印度事件的官方報告中得到判斷。

「一個村落，在地理上說來，是一個包含幾百或幾千畝可耕的荒蕪的土地的區域，在政治上說來，則像一個團體或市鎮。它有下列正常的官僕人員：普坦爾（Potdar）或首民，一般地管理村落事務，仲裁居民爭議，掌管警務，和有收集村內稅捐的責任，他的個人權力，熟悉環境，和對於居民的關切使他最適宜於從事此項責任。寇南（Kurum）掌管耕種賬目，和登記有關事項。坦萊（Talier）和都坦（Toutie）前者的責任在接受犯罪的報告，和護送居民從一個村落到別個去；後者的本分，則更限制在村落範圍內，在保護收穫，和幫助衡量收穫。邊界員保守村落旁界，或在相關的爭議中供給證據。湖沼和水道管理員分配農業上需要的水。婆羅門教徒掌管村落禮拜。校長教導村落兒童在沙土上讀寫。還有星歷婆羅門教徒或占星家以及其他等。這些官僕一般地構成一個村落的機構，但在奇

幾處，範圍比較小，上述的幾個責任的作用有時集中在同一人身上；在另幾處，則人員比上述還要多。在這個簡單的市政廳形式之下，這個國家的人民自古便居住着，村落的邊界很少改變，雖然有時會被戰爭、飢饉或疫病所傷害和蹂躪，但同一姓名，同一界限，同一事業，甚至同一家庭會好多年地繼續着。居民對於國家的分裂毫無難色，只要村落整個地存在，他們便不管政權是在轉移或轉移給那個王朝，而內部經濟仍不稍變。普坦仍是首民，仍是作為小法官，仍是村落的稅相收集人。

這些小型的社會組織已經大部解體和不見了，並不十分經由英國收稅人和兵士的殘忍的干涉而只是英國蒸汽機和自由貿易的工作。這些家庭社會是以家業工業為基礎的，手工紡織和手耕農業使它們能够自立。英國的干涉使紡工都集中於蘭開夏（Lancashire），使織工都集中於孟加拉（Bengal），以摧毀它們的經濟基礎，解體了這些小的半開化的和半文明的社會。確實地說，這引起了亞洲的最大的，唯一的社會革命。

現在，雖然令人失望，看到無數的勤懇的和無害的社會組織解體，陷入苦海，而個別份子失去了古代文化和傳統的生計方法，但我們必不能忘了，這些田園詩似的村落社會，雖然似乎無害，是東方剝削制度的堅固基礎，約束了人類的思想在最小可能的範圍以內，使它成為迷信的不可抗拒的傀儡，在傳統慣例之下奴役了它，剝奪了所有偉大的和歷史的創造力。我們也不能忘了這種野蠻的自

大集中在幾個苦難的地區，十足地證明了這個帝國的淪亡，不能以言語形容的殘酷的作惡和大市鎮人民的被屠殺；對於這些沒有別個考慮，只有認作是自然之事，正如它本身是全神注意的侵略者的無助的勝利品。我們必不能忘了這種低劣的、刻板的和植物似的生活即被動的生存，在另一方面對照之下却引起了野性的、無目標的、無限止的破壞力而使殺人或為印度的宗教儀式。我們也不能忘了這些小社會是沾染了世襲階級和奴隸制度，這逼使人處於從屬的地位而沒有自主的地位，這使本身發展的社會變為永遠不變的自然的天命而因此帶來了殘酷地崇拜自然。這表現在這樣的事實：這個萬物之靈，向海納曼（Ilanuman）（猴子）和沙阿拉（Sabbaia）（牛）崇敬而屈膝的確地，英國促使一個印度的社會革命，僅僅為最卑劣的利潤所驅使，而在進行的方式中是相當笨拙的。但這不是問題所在。問題是在於人類除了基本上的革命以外，能否在亞洲的社會狀況之下實行所謂天命假如不，無論什麼是英國的罪過，她是促使這個革命的歷史上的不知不覺的工具。因而，一個古世界的崩潰的奇觀，雖在我們人類的感覺上不免有所慘痛，但在歷史的觀點上，我們却有權利與哥德同聲一唱：

「這將使我們在苦難中更受苦難
因此增加了我們的更多歡喜，」

不會浪費過一萬個魂靈
在鐵木兒的統治之下。」

論英國統治印度的將來

這裏，我想結束我的關於印度的觀察。

英國在印度的無上權威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呢？大蒙古（Mogul Viceroy）破壞的，而後者的權威則被瑪哈拉士（Marathas）所破壞。瑪哈拉士的權威是被阿富汗人（Afghans）所破壞的，而當大家正在互相鬭爭的時候，英國人便趁虛而入，把所有的都壓服下去。一個不僅有着回教徒和印度教徒的而且有着各別種族和世襲階級的國家；一個以大家生來便是互相敵視和排斥為基礎的社會。這樣一個國家，這樣一個社會，難道不是侵略者的注定的囊中物嗎？倘若對於印度的過去歷史無所了解，那末也許沒有這樣一個著名的而無可爭辯的事實，即現在英國以印度自身維持的印度軍隊奴役了印度。因而印度決不能逃脫被征服的命運，而印度的整個歷史，假如有的話，就是不斷地被征服的歷史。印度社會可說完全沒有歷史——至少是沒有著名的歷史。我們所說的印度的歷史只是不斷的侵略者建立帝國在這個無抵抗

的和不變的社會上的歷史。所以，問題並不在英國人是否可以征服印度，而是在於我們是否讓印度被土耳其人、波斯人、俄羅斯人所征服或是讓英國人所征服。

英國必須在印度執行雙重任務：一個是破壞，另一個是復興。——摧毀了亞洲的古腐社會和在亞洲建立西方社會的物質基礎。

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韃靼人和蒙古人過去不斷地統治着印度，但不久便印度化了。由於歷史的必然法則，這些野蠻的征服者都被他們的治下的優秀文化所征服了。英國征服者是第一個文化比較優秀的，因此也就不會和印度的文化合流。英國人，籍了摧毀印度的原有社會，原有工商業和原有社會的優點，破壞了它的文化。英國人在印度統治的歷史總是關於貧困的記錄。復興工作很少從一連串的毀滅中顯露出來。然而，復興工作已在開始。

第一個復興的表徵是印度的政治上的統一，比大蒙古統治時代還要堅固和廣泛。這個統一一在英國刺刀強使之下，將要利用着電報而深入地和廣泛地展開。土著軍隊被英國幹練軍官組織着和訓練着，它們是印度自求解放和解脫外國侵略者的必要前提。活字印刷機第一次被介紹入亞洲社會，這在印度人和歐洲人合作之下，是復興工作新的和有利的工具。連齊明台利（Nanintaric）和路透社華（Byotwar）雖然很可厭，也陷入對於土地上的私有財產的三種顯然不同的方式——這

是亞洲社會的極度需要。印度的土著，勉強的和有限的，在英國督理之下，到加爾各答進學，一個新的學校開辦起來爲了供應政府的需要和學習歐洲的科學。蒸汽機使印度和歐洲保持經常的和迅速的交通使各主要口岸和整個東南洋聯繫起來，而證明了孤立的地位是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不久，英國和印度之間的距離因了鐵道和船隻的聯繫，將要縮短到八天，因而這寓言似的國家也將確實地歸併到西方世界了。

英國的統治階級一直到現在，在印度的發展上，還只有意外的和臨時的利潤。貴族要征服它，一般有產者要掠奪它，而大資產者則要傾銷它。但現在情況是在轉變了。大資產者了解，使印度成爲一個再生產的國家對於他們有極度的需要，而爲了達到這個目的，首先就須發展農業灌溉和內部交通。他們計劃着一個印度的鐵道網。他們將要這樣做去。結果必是不可避免的。

很明顯地，印度生產力的落後是由於運輸工具的極度缺乏和各種生產品交換的極度不便。沒有一個地方，除了印度以外，在自然富源之中是這樣地社會化地貧困由於交換工具的缺乏。一八四八年在英國衆議院的一個委員會上，這就可證明：「當加地許（Kandesh）的穀價僅每瓜脫（Ob. after）六先令至八先令的時候，在波納（Hoonah）卻是六十四先令至七十先令。波納的人民都因飢饉而死，得不到一點從加納許來的穀物接濟，因爲泥道是不能應用的。」

鐵道的被引入很容易地有利於農業，由於水漕和河堤的興築以及沿線水的運輸。因而，灌溉，這東方農業的必要前提，可得大大地發展了，同時因缺少水料而發生的飢饉也可免除了。在這個見地上，鐵道的重要性便很明顯，當我們見到被灌溉過的土地，雖在高資（Harissa）附近，可比未受灌溉的地方付出大過三倍的稅租，供應大過十倍或二十倍的人工，也可產生大過十二倍或十五倍的收穫。

鐵道也有減少軍事設備的數量和費用的作用。華倫上校（Col. Warren），聖威廉堡（Borsh. Wilhelm）的市長，在衆議院的一個特別委員會上報告說：

「收取從遠地來的情報在現今需要幾天甚至幾星期。發去關於軍隊和倉庫的調令該在比較簡短的時期內完成之。這些應是被非常重視的事情。軍隊能停留在比現在更遼遠和更衛生的兵站上，同時因病而大量死亡也能因此而減少了，倉庫也不必同樣地設立在各站，同時因偶然的氣候變化而敗壞和損失也可避免了。兵士的數量可以依精練的程度的比例而減少。」

我們知道村落社會的市政組織和經濟基礎已在敗壞，但它的最不好的特點，即這個社會的解體爲固定的和不相關連的微點卻在復活。村落的孤立使印度的道路絕跡，而道路的絕跡則更加深村落的孤立。這裏，一個社會存在着僅有低級的交通工具，幾乎和別個村落沒有交往，也沒有對於社

會進步必有慾望和力量。當英國人破壞了村落的自足的情性，鐵道將供應交通和往來的新的需要。此外，「鐵道制度的效果之一將會使每個受其影響的村落得到這個別的國家的機械和器具的智識，而使印度村落手藝者充分相信它的巧妙而將補償村落的缺點。」（查浦曼（Chapman）印度的棉花和商業。）

我知道英國大資產者給印度以鐵道是抱有低價收購生產用的棉花和其他原料的獨占的目的。但你既把這機械引入一個國家，你便不能制止其發展。你不能在一個廣大國家內維持一個鐵道網不把所有適應鐵道引駛迫切需要的工業引入該國，而因此在和鐵道並不十分有關的工業上也將必就應用着機械。所以，鐵道制度在印度將確實地是現代工業的先驅者。這是更為確切的即印度人是被那英國權威者引導着有適應那全新的勞動的特別才能而得到機械的適當知識。這個事實的充分證明就是在加爾各答的造幣廠中，土著工人的智巧和熟練，他們已從事機械工作好多事了，還有在赫德華（Hurdwar）煤礦區內土著工人的從事汽機工作以及別的例子等。坎浦裴先生（Mr. Campbell）雖然他大大地受了東印度公司的偏見的影響，也不得不承認：「印度人有極大的工業能力，很有助於積累資本，同時也著名於精細地清醒的頭腦，和計算的及正確的科學的才能。」他說：「他們的才智是卓越的。」現代工業，從鐵道制度發展而來，破壞了傳統的勞動分工，基於